

## ◆ 流年碎影

## 潜山影剧院的旧时光

黄骏骑

初二上学期的一个星期天，野寨中学组织学生到县城看电影，放映地点就在“工人之家”。那天，天气晴朗，全校师生兴高采烈地从学校步行20余里来到县城。入了场，我们像一只只飞出鸟巢的麻雀，叽叽喳喳，好不高兴。待大伙坐定，只见放映员麻利地关上大门，将挂在窗户上的黑帘布放下来，刚才还是亮堂堂的大厅，一下子漆黑一片，鸦雀无声。这是我第一次大白天看电影，一切都感到新奇。一会儿，放映机发出“嗞嗞”的响声，开始放映了，我们一个个屏气凝神，睁大眼睛，沉浸在惊险的剧情中。那天，放映的是国产故事片《红珊瑚》。“一树红花照碧海，一团火焰出海来，珊瑚树红春常在，风里浪里把花开……”，电影里的插曲悠扬动听，脍炙人口。回校后，音乐老师李又林及时教唱了这首歌，不几天，校园里处处回荡着《珊瑚颂》的旋律。

1979年，县委、县政府顺应民意，决定在解放路兴建一座影剧院，由土专家徐熙主持设计，10月底，规模宏伟的“潜山影剧院”在县城闹市区宣告落成。院名由省知名书法家、时任省政协主席张恺帆题写。远远望去，“潜山影剧院”5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门前广场宽阔敞亮，从早到晚，车水马龙，人流如织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潜山影剧院的黄金时期。晚上或节假日，一家人能舒心地坐在影剧院里看一场电影，是最大的精神享受。为了购票方便，影剧院在门前广场的一侧特地盖了美观的售票房。每场电影的票价也就两角钱，前座和楼上后座还要便宜5分钱。电影院半上午准时贴出海报，在白纸上用红、绿色美术体书写影片名、票价、放映场次、时间等。

## ◆ 植物脸谱

## 惊蛰马兰头

程耀恺

雨水过后，马兰就冒出新芽，它们要赶在惊蛰前后，在大地上亮相。一寸多长的叶片，先端嫩绿，基部泛红，挑马兰头的大妈或孩子，手持小铲子，切断根茎与新芽的联系，动作娴熟，半天下来，满满一竹筐，拿到集市上兜售，是为“马兰头”。马兰头是新春第一野菜，炒的话，若火候拿捏不准，容易失色失味，妥当的吃法是凉拌。过沸水，再浸入凉开水，捞起，沥干，配以自家喜好的调料，清香滑溜，微带苦涩，回味无穷。

马兰为菊科马兰属多年生草本。茎直立，叶互生。七八月间开花，头状花序，舌状花单层，15~21枚，蓝紫色，管状花密被短毛，黄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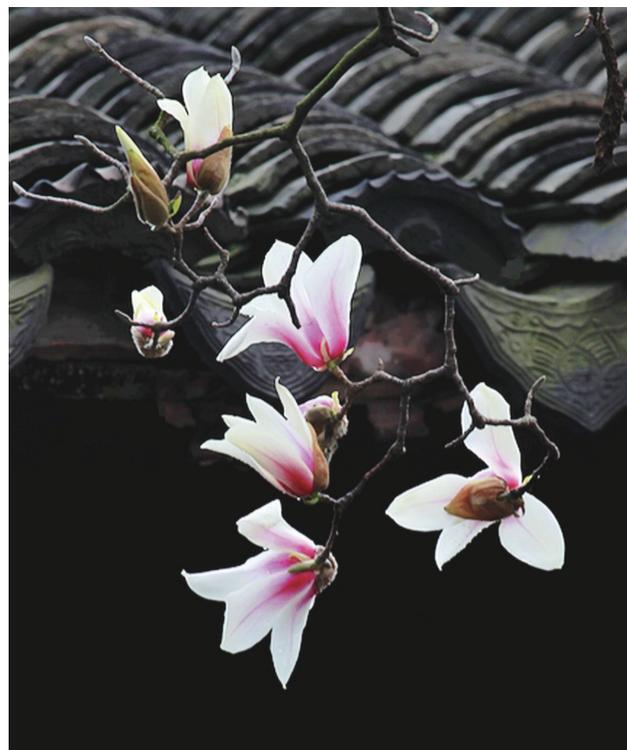
马兰之名，据李时珍说：“马兰叶似泽兰而大。”众所周知，在汉语中，凡物而大者，皆称“马”，故叶似泽兰而大，是为马兰。马兰头的谐音为“马拦头”，于是，明代出版的《野菜谱》的作者王磐，充分发挥想像力，写道：“马拦头，拦路生，我为拔之容马行。只恐救荒人出城，骑马直到破柴荆。”此诗

每到月初，影剧院门厅前两侧的宣传橱窗会定期更换，张贴着当月放映影片的安排及宣传海报。这些宣传画，由电影公司统一配发，图文并茂，有剧中男女主角的特写镜头，还有剧情介绍、演出阵容、拍摄花絮等。新片上映的那几天，常常是一票难求，售票口前总是人头攒动，排起长龙般的队伍。

每天一般放映2至3场，中午12点一场，晚上两场，下半场结束往往是夜里11点左右。电影放映前，广场上卖瓜子、爆米花之类的小商贩，在人群中穿来穿去，叫卖声不绝于耳。进入门厅，楼上楼下，座无虚席，连前几排也坐满了观众。放映开始了，有人才入场，工作人员打着手电筒，弯着腰细心地为他对号入座。十分钟之后则关上大门，谢绝入场。

县里每年召开“三干会”、人代会、政协会议，会场多安排在县影剧院。会议筹备时，宣传组通知影剧院早做准备，调来几部新片子。为了不影响票房收入，会议期间中午照常放映。放映结束后，影剧院全体动员分秒必争，打扫卫生，布置主席台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保证下午的大会按时举行，从没有误过事。县直机关召开业务会议，也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，向参会人员发一两张电影票。

1985年，县影剧院进行设备改进，安装宽银幕，开始放映宽银幕影片。同年12月，增开立体电影放映，首映立体影片为美国的《枪手哈特》，一时间街谈巷议，争相观看。国产武打故事片《少林寺》的上映，可真算得上万人空巷，几乎没有人没看过，有人甚至看过多场。打那以后，港台武打、枪战、言情片，风行一时。香港故事片《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》，片名有些暧昧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出格，写的就是生活中柴米油盐那些琐事。

春的消息  
董泽中 摄

## ◆ 儿女情长

## 肉圆子

汪建国

1988年春节，我这个做厨子的人，战战兢兢地随女友见未来的丈母娘。从交通不便的石台县城早早出发，在东至县大渡口轮渡坐船去安庆，再转车，到达当时的怀宁县五横乡小瓦屋已是午后。一挂噼里啪啦的鞭炮炸响后，从老屋里走出一位脸带喜笑，手上还沾着糊状物的老者，女友说是她妈妈。她正一面等我们回家，一面筹年夜饭的圆子哩。岳母个头不高，也很单薄，但显得很干练。

为了叙述方便，我干脆称未来的丈母娘为岳母吧。

我们从老堂屋跨进厨房，土灶灶上的锅中有半锅香气四溢的菜籽油正飘起缕缕油烟，岳母左手抓起一把馅料一握，用右手的汤匙刮一下，便有一粒鸡蛋大小的圆子生坯浸入油锅，速度相当快，我这个职业厨子自愧不如。不一会儿，一脸盆金灿灿的圆子开始散发香气，香气似乎也是金灿灿的。

爆竹的声响引来了同岳母年纪差不多的一帮左邻右舍，女友一一介绍，让我喊这个叔伯那个婶娘。岳母热情吆喝他们尝圆子，还不忘给每人泡上杯热茶，说是解腻的，其中有位长舌二嫂顺势向我这位新女婿夸起了岳母的手艺。岳母是后嫁岳父的。岳父在公社卫生院工作，他原本有个大女儿，是当年行医经商时在四川万县与前妻所生。那个年代怪病流行，岳父的三弟早年病逝，留下了个孤独的女儿，心地善良的岳父、岳母坚持收养下来，依序成为子女中的老二，后来他们陆续生下了8个子女，其中两个夭折。子女众多，岳父的工资也很有限，岳母带领孩子们挖可食

野菜，上山采野栗果、刨葛根、搓树叶，将这些难以下咽的粗糙食材清洗后进行简单的调味，晒成粑粑和圆子，一家人终于平稳熬过荒年。岳母还时常拿晒干的粑粑和圆子接济上门找岳父看病的病员和邻里，成为五横人心中忘不了的“好人”。

岁月如刀，悄然而来，无声且无情，岳母也没幸免，2012年，糖尿病综合征已很严重，身体日渐虚弱，但她坚持独自料理生活。爱人是岳母的小女儿，在生活上理应多照料老母。爱人说老人想吃猪肺，我马上在家做好送去，可意想不到的，岳母居然让爱人带回她亲手做的、外孙和我最爱吃的糯米肉圆子，不知怎的，作为国家级烹饪大师的我完全没有尝出以前的香脆，涌上味蕾的全是一股酸楚——老人家身体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，还在惦记我们！

2013年春节，为迎我们回家，岳母早早开始准备，除了咸鸡、腊肉、年鱼之类，油炸糯米肉圆必不可少。大年三十正午我走进老屋时，岳母精神异常沮丧，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，嘴中老是嘟囔着年年圆子都炸得好得很，今年咋就出怪了呢？原来是圆子炸散了，我们只好指着盆中极不成型的圆子安慰起来：糯米饭是要不断揉搓打砸的，您已八十多高寿了，体力有限，没事的。可岳母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：小女儿呀，估计今年我难以过去了，春节的年圆子炸成了这样……

2013年清明节前，岳母大人驾鹤西去。我现在想起她，总会想起每年春节时金灿灿的油炸圆子，还有那一年她满脸的遗憾。